

中国文坛的独行者、边缘人、“最后一个匈奴”

我在北方

高建群 的最新力作

收割

高建群 著

思想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高建群 著

我在北方  
收割

思想

四川文艺出版社  
2000年·成都

**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**

我在北方收割思想/高建群著. —成都: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00.6

ISBN 7-5411-1885-0

I. 我... II. 高...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25157 号

责任编辑:林文询 陈 红

封面设计:邹小工

版面设计:邓小林

责任印制:黄 迅

责任校对:韩 华等

---

**书 名 我在北方收割思想** 定价 20.00 元

**作 者 高建群** ISBN7-5411-1885-0/I·1633

2000年9月第一版

2000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印张 11.5

字数 265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3号)

电话:(028) 6666700 [发行部] (028) 6666563 [编辑部]

电子信箱:scwys@mail.sc.cninfo.net

邮政编码 610012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---

本书如无四川省版权防盗标识,不得销售;版权所有,违者必究,举报有奖。

举报电话:(028) 6636481 6241146

# 写在前面

(代序)

这是我最新奉献给读者的一本书。这本书收录了我近五年来的散文随笔中的精华。这些散文随笔见诸于报刊后，都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。

这本书中的文章，当然可以拆开来单篇去读。那么，这每一篇便是叙述者的一段人生感悟，一段世态摹写。当然，我更希望读者将这本书当作一个整体来读，那么，纷繁、斑斓、万花筒般的中国现阶段便会呈现在你面前。

生活在一个变革的年代，经历过许多闻所未闻的事情，我感到幸福和满足！——这是俄罗斯天才诗人阿赫玛托娃生前说过的话。这话要是我说的该多好呀！因为我面对身边斑斓的新生活，常常有类似的感触。

我今年四十七岁了。一个四十七岁的人，说话应当拣重要的说，因为生命于他已经不多了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一个四十七岁的人，应当诚实地说话，因为到了这个年龄，你已经没有必要去顾忌许多了。

这是我在本书中所要求自己的。

而我的这种想法，则是受了战国时期那个著名的复仇者伍子胥将军的影响。伍子胥破楚以后，将楚怀王鞭尸三百，旁边人说，你要注意影响。伍子胥听了，摸着自己的满头白发，长叹一声说：我都这一把年纪了，要影响干什么，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罢！

在中国文坛，我一直是一个独行者，一个边缘人。我不爱钱，我不爱奖，我不爱凑热闹，对文坛的各种小圈子，我也是敬鬼神而远之。性格使然，没有法子的事情。江湖居士闲处者，落落乾坤大布衣，大约也算一种境界。

在这春天的日子里，我将我的一本新书献给读者。此刻我有一种节日的感觉。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，我是为千百万热爱我的读者而活着和写作的，惟其如此，我的式微的生命才有了意义。

这里我还想说一句，在未来的某个年代里，当人们从尘封的书架上偶然拿起这本小书时，他们会看到我们这一代人是如何思考和如何前行的，他们因此而不敢小觑这个时代，不敢小觑这一茬人。

本书的责编是作家兼编辑家林文询先生。林先生是世家子弟，旷达沉郁。我们一见如故，遂成为气味相投的朋友。“交三五个知心朋友，写一西部传世之作”是我一贯的想法。年近五十，传世之作大约还没有，而知心朋友却有好些了。老实说，因了林先生，连成都这座城市，也让我感情上亲近了许多。

本书除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外，台湾金安出版社另出一个繁体字竖排版本，面对港台及东南亚地区发行。

2000年3月12日凌晨5时写于西安唐大明宫  
旧址贵妃研墨力士脱靴李太白醉写吓蛮书处

# 目录

- 写在前面(代序) /1  
    我在北方收割思想 /1  
        钱袋 /11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大男人的心是如何乱的 /16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五种重要和四种丧失 /19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我有铠甲十二副 /22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给远行者和即将远行者 /30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歌唱着生活 /33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我的五大恶习 /36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我的樱桃树 /40
- 八个不如 /44  
    四十六岁生日时怀拜伦 /47  
    四十岁时的十大不惑 /50  
        做人宜粗 /54  
        拾残 /56  
        吃肉 /60  
        洗澡 /65  
        旧物 /70  
        我的抽烟 /74  
        马马虎虎我的脸 /77

- 没有电的夜晚 /80  
爱不能言 /84  
人的动物性 /86  
眼镜 /93  
响屁连连 /96  
器器尘世中的夏娃们 /101  
现代圣女三例 /105  
红头发 /107  
女人是巫 /110  
丢失子宫的女人 /113
- 姊妹们去南方 /118  
女人的要塞 /121  
重归伊甸园 /127  
女人写的书和写女人的书 /136  
好男人是好女人培养出来的 /140  
偶像高红十 /145  
罗布荒原上的重庆妹 /149  
青春的洪小平 /152  
处女膜问题 /157  
幸福种种 /160

- 上帝真的是女性 /163  
四十而杖 /167  
以笑为旗 /169  
营造 /172  
忧患西安 /175  
处处山东处处人 /178  
口无遮拦说陕人 /182  
谁买书谁不买书 /185  
谈盗版 /187  
雪藏的王小波 /190
- 西西弗斯神话与桂树吴刚 /193  
继承还是剽窃 /196  
六朝文人 /199  
四大美人 /201  
好大一棵树 /203  
不再读书 /205  
幽默是一种病 /208  
诺贝尔文学奖离我们还有多远 /210  
对中国文坛深深的失望:写给世纪告别 /218  
与舒婷谈朦胧诗 /220



树个明星当猴耍 /223

一件文化衫 /226

从太空之吻说开去 /229

环肥燕瘦 /232

沧海我取一粟 /236

冬天童话 /239

生我之门 /241

每一条道路都引领流浪

者回家 /245

我没有遇到过一支

好钢笔 /248

热爱新疆 /252

白房子人物——储医生 /255

你看那高贵的马 /259

作家张敏 /264

阳阳五岁 /267

我的朋友爱琴海 /269

给漂泊者 /272

我的北京知青朋友 /275

和张贤亮先生比书法 /279

长篇小说《天堂之路》后记	/285
扯淡	/289
中国足球——穷家养了个富孩子	/294
滚开吧足球	/297
变态的球迷	/300
永远不低下高贵的头颅	/303
我的乾坤挪移大法	/306
写完《最后一个匈奴》的日子	/309
走进西安	/312
风流小镇	/344
惊鸿一瞥大西北	/354

# 我在 北方收割 思想

——高建群网上答问

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八日晚六时至八时，作家高建群应中国最大的城市网站e龙公司之约，在西安通过网络和全国网友交流。下面就是他回答的一些问题。

问：高老师，有人说您是“中国最后一个匈奴”，您喜欢这个称号吗？

答：匈奴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横跨欧亚、横行天下的游牧民族。透过历史的黑幕，我向他们致敬！“最后一个匈奴”是一个广义的概念，《廊桥遗梦》中有几句话，可以成为它的脚注：“我们是昨日的牛仔，过时的品牌，偶尔流落到这个世界上的外星人！”

问：这两年“陕军”似乎气势已尽，你是否这样认为？

答：不要苛求于陕西作家。你看看大环境，你不觉得整个中国文坛也像中国足球一样臭吗？

问：如果您的书被拍成电影，您选择哪位导演？

答：我的小说《大顺店》被北影厂拍成电影，导演是于小洋。我也不知道谁是中国最好的导演。张艺谋曾经有大才华，

但现在平庸了。他正在小心翼翼地侍弄自己那剩余的才华。

问：请问您对现在新出现的海上作家如棉棉怎样看？

答：关于棉棉，我不太知道。不过，我觉得每一朵鲜花都有开放的权利。至于开得大与小，艳与素，是善之花还是恶之花，那是另外的问题。

问：作家是一种文化志趣，还是适合自己的职业手段？

答：既不是志趣，也不是手段。创作是一种燃烧，直到创作者本人被烧成灰烬，是把自己像陕北人说的“祭牲”一样，将自己的血肉之躯当做祭品，为缪斯献上。作家是人类的良知、良心，就像写《我控诉》时的左拉一样。

问：除了写作，你的业余生活是什么？

答：打麻将！写作将我写成了一个一无所能的废人。有时候为了把自己从书桌前拖开，我就去打麻将。只有麻将好像才能叫我进入那种与写作同样的深梦。

问：你相信“活在网上一代”会读你的作品吗？你会为争取他们的注意而写作吗？

答：为什么不读呢？他们聪明的话他们会读。时间是由一根链条一根链条连接起来的，这一代人代表了一段时间历程。当然我不会为争取网虫朋友的注意而写作，也不会为争取任何人的注意而写作。每一篇文章都是我的一次感冒，你能说感冒是因为为了引起谁的注意而感冒的吗？

问：你认为哪位作家可以称得上二十世纪的大师？我曾经与余华对话，我认为他是大师。还有苏童。还有格非。

答：谁是大师我确实不知道。余华、苏童的小说我也喜欢读，他们身上大约有成为大师的端倪。不过真的要成为大师，他们还得经过文学炼狱的几度煎熬。得有阅历，懂吗，阅历！中国有一句老话叫“过而知之”。这一代作家的致命弱点，是

缺少生活阅历。你行走的时候，你的身子后面得拖着一个大车厢，拖着这个时代的种种赠予一起往前走，就像《百年孤独》开始时，那个魔术师拖着个冰块，冰块里包着个大磁铁，从马孔多小镇穿过一样。

问：谈谈对《红楼梦》的感受！

答：我从来没有喜欢过《红楼梦》，尽管它是一座大厦！《红楼梦》太冷静，我更喜欢激情的东西！

问：你怎么看金庸的作品？

答：我喜欢金庸的作品。他的作品实际上是一个一个的英雄美人梦。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将他的白日梦渲染得多么辉煌呀！

问：古龙？

答：也喜欢！一个负气文人！

问：琼瑶呢？

答：也喜欢！一个小女人的梦，美轮美奂，中国式的。不要苛求她！每个人都只能扛能扛起的那只袋子。

问：（对响马说）你是猪！

答：我也常常有这种“猪”的感觉，并且感到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像一个猪栏。这种感觉是屠格涅夫给我的。屠格涅夫曾有过“猪栏的理想”一说。他说：“猪的最高理想，一是吃饱肚子，二是在吃饱肚子以后，呼呼大睡。”

问：你最欣赏的当代作家是谁？

答：我原先欣赏过几位中国当代作家，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欣赏谁了。中国文学距世界的高度还有一大截子，其景况正如中国足球。我在《北京文学》上有过两篇重要的文章，一篇叫《诺贝尔文学奖距离我们还有多远》，一篇叫《对中国文坛深深地失望》，读者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。

问：高老师你很有钱吗？

答：看手相的说，我能挣来钱，但是存不住钱。这话说得很准。我左手接过钱，右手就花出去了；不花出去手心发痒，心里难受，晚上睡不着觉。

问：你读过《羊的门》吗？可否评价一下？

答：《羊的门》我没有读过。不过我听责任编辑讲那确是一部厚重之作。原谅我！我这几年很少逛书摊。我认识李佩甫，那是个很深沉的人，作家就应该是这样！

（曹雪芹对高建群微笑着说：你说我的作品缺乏激情，我却觉得我的激情很深沉，是跨越时空的激情。）

问：你对卫慧、棉棉之类的所谓“新新人类”有何看法？

答：传说中的她们像些青面獠牙的雌性母兽，坐在面前的她们却只是些普普通通的女孩子，典型的一副良家妇女的样子，清秀可爱，楚楚动人。

关于她们的创作，前面我说了“每一朵鲜花都有开放的权利”这句话，现在我想再从小说艺术发展的本身啰嗦几句。

新时期小说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几年，曾经达到过高度。但是后来，小说浮泛起来了，面对这虚假的叙事和虚假的激情，读者不买账了。读者不买小说就是对小说最大的惩罚！他们宁肯去看大纪实，那里还有一部分真实的毛胚。靠什么拯救小说呢？靠那些一茬一茬献身文学的青年作家们，他们把自己的胸膛扒开，把血淋淋的一颗心端给你看。读者在他们的作品中嗅到了那种久违了的小说真实。这些勇敢的青年是“敢死队”，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拯救小说，推动小说走出低谷。

问：你有没有时候觉得自己老了，跟不上了，不明白了！

答：我老了！或者说正在老。我得腾出位置，这场宴会将

接待下一批饕餮者。不过千万不要让我去多触网呀！这是我第一次触网，沉沉暮气在网上一扫而空。我想，两千年的楼兰古尸，在经历了网上电击以后也会魔法退去，站起身子的！

问：你觉得网络文化对传统小说会不会产生冲击呢？

答：肯定会有的！艺术的表达有三个基本要素，一是准确，二是简洁，三是直接，快餐文化将“直接”这一特征发挥到了极致。实际上这是人类的一种行进过程吧！它就这样走着，你得就范。无所谓好，亦无所谓不好。

问：请问你参与这个活动是自身的公关行为还是商业行为？反正不是纯粹的兴趣吧？

答：你说错了，既不是公关行为，也与商业无关。我远没有那样的头脑。我是一个被动的人，生活将我推到哪里，我就走到哪里。我下一个小时会干什么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我是怎么坐在西安网站这个屏幕前的，我现在还是糊里糊涂。是裹胁来的吧？差不多！网络公司像狼狗一样，鼻子嗅地，寻找猎物，结果找到了我。这就是全部。还有一个小小的因素是：西安网站的女老板是个漂亮的女大学生，你忍心拒绝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的小小的要求吗？

问：高老师是你自己在打字呢还是别人在帮你打？一般来说好像要找打手。

答：我不会打字！

问：你的坦白真让我感动，因为我想也是如此。

问：（愤怒的小马）你竟然不会打字（当场晕倒在地）。靠！我服了你们这些来西祠聊天的“名人”们了！来的几个都是不会打字的！

（豆腐脑悄悄地见作家半天没说话，便替高建群叫了一次魂。）

答：我回来了！刚才是线断了，现在魂兮归来！

问：您好！来北京了吗？对它感觉如何？

答：我每年都会去一次北京。北京给我一种精神的故乡的感觉。北京宽阔的街道，适合我的精神驰骋。

问：你对王朔有什么看法？

答：我喜欢王朔的小说，但是不喜欢他骂人。陕西的老作家柳青说过：“有一天，写不出东西了，收起你的笔，做一个与世无害的好人，也是对社会的一大贡献！”

问：不好意思，我们打给你的话问你一句你要半年才回  
答！是帮你打字的人太菜了，还是你不想回答我们？

答：我走得慢！当骑兵时骑马骑成了罗圈腿，步履蹒跚。

问：你是学哪个专业的？是大专还是本科？

答：不好意思！我没上过大学。高考时我的数学只得了6分，这6分还是蒙的。有5道小判断题我全都打成了对号。

问：你能轻松一点吗，表个态不需要瞻前顾后！

答：我努力使自己轻松，但是做不到。我多么悲哀呀！

问：你对自己的作品满意吗？

答：我所有的作品在变成铅字以后立即都能看出缺憾，可惜这时木已成舟。

问：你打算多少岁“金盆洗手”？

答：这不由我！我受一种梦魇般的激情的控制，我得听命于它。也许会写到死亡的那一刻，正如卓别林那著名的“最后的谢幕”一样；也许明早一觉醒来，会突然折笔。这由不得我！

问：不好意思！请问你的几部最出名的作品是什么？

答：我不好意思说，一说你们也许要骂我。不过请您读一读《遥远的白房子》。



问：（愤怒的小马）我不会骂你的！因为你不是王朔！他来了我会跟他骂的！

问：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软体动物的等着请你喝酒呢！

答：酒我喝。不过，软体动物很可能会成为下酒小菜！开个玩笑。

问：（软体动物留恋地对高建群说）这个……走吧！什么时候会再来？祝好运！

答：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，软体动物需要硬壳。如果需要帮助的话，请记住我这个朋友。

问：我需要一套房子！

答：我介绍你去找杜甫老先生。让他站在浣花溪畔，为你高歌一曲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。

问：（软体动物）您一下就把皮球踢到老杜那儿去啦。

问：你有家吗？

答：有家！人来到这个地球上，本身就是一场寄居，所以无所谓有家无家。处处无家处处家。对我来说，四十岁是个分水岭。四十岁以前，觉得自己是个外星人，像玛雅人一样夜夜望着星空流泪，找不着故乡；四十岁以后，坐轮船轮船便是家，坐火车火车便是家，坐飞机飞机便是家，此刻坐在这里，山南海北的网民便是一个大家庭。——我常常惊讶自己的这种心态变化。

问：你不要王顾左右而言他，我问的是你现在这个家。家对你重要吗？

答：很重要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家是一种责任。也许到了我这个年龄，你们就会明白我的话。

问：责任更重还是自由的生命更重？

答：不要再逼我了！我被剥得只剩下一个裤头了，难道还